



一位社工師在性教育現場的觀察—— 專業工作者性價值觀對 智能障礙者性教育的影響

黃如玉

壹、臺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單位面對智能障礙者性議題

隨著臺灣身心障礙福利政策對人權的重視，各種福利服務越趨向社區化發展，智能障礙者不再置身於過往隔離式的教養環境，他們進入校園與社會，他們的人際互動增多了，見識增長了，想要和他人有一樣的生活，從事一樣活動的渴望也自然出現了。然而因對社會規範、同理尊重的意義理解有限，智能障礙者的性議題越來愈浮上檯面，像是：在公開場所暴露性器官與自慰；想結交異性朋友，卻沒有管道也不知要如何相處；不了解對方拒絕交往的意思，造成糾纏；期待愛情，卻將友情誤解為愛情，快速以性作為示愛；在個人隱私與安全保護上，不理解場合與人際關係深淺，說出或做出不合宜的話語及行為；對他人無戒心，而遭拐騙，人財兩失；對於他人不適切的言行，不知如何因應等等，都令家長及專業助人工作者不知所措。

衛生福利部從 2008 年起，統計歷年性侵害案件身心障礙被害人數據。發現智能障礙者在全國性侵被害身心障礙者比例每年都在 50% 上下，大幅超越其他障別的人數，而且是各障別中最高（衛福部，2019），凸顯智能障礙者的保護刻不容緩。為保護智能障礙者，內政部於 2012 年發布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疑似性侵害事件處理原則，要求機構必須為員工定期舉辦相關工作人員性侵害防治專業訓練。同時要求機構應定期為智能障礙者舉辦性侵害自我保護訓練及演練，以強化性侵害之識別能力。此外，衛生福利部於 2017 年身心障礙機構安置評鑑指標中，更進一步要求機構每年至少舉辦一次員工性侵害防治專業訓練。因為法規的要求，性侵害防治成為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所有人員每年必上的主題。與身心障礙福利相關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逐步要求接受委託的服務單位要落實相關保護措施。

一直以來，臺灣社會對身心障礙者

的消極態度是智能障礙者性教育的主要阻礙之一。十多年前的陳宗田、林燕卿(民95)到近年的許錦雯(民100)指出,不只學校的教師,身心障礙服務單位的專業人員要對智障者進行性教育也有許多的困難,像是社會環境有太多色情資訊、智能障礙者本身的認知及學習能力不佳、專業人員缺乏性教育教學相關資源、輔助教材、缺乏性教育教學專業技能、本身性知識方面不足,處理性議題方面的經驗是混淆的,導致無法提出專業的見解以及缺少父母、社區或主管與行政資源的支持。面對主管機關查核與評鑑的要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單位只好在性教育知能不足的情況下摸索前行!筆者任職的心路基金會於2006年起辦理本會專業工作者性教育培力,2009年將此團隊命名為「心路性別研究發展團隊」(Gender Research Develop Team,簡稱GRD),持續提升專業人員性教育專業知能,並將團隊成員十年親身實踐的實務經驗整理成冊,陸續完成三本提供智能障礙專業助人工作者性教育參考的手冊。三本手冊開宗明義皆強調專業人員在執行性教育的前中後各階段,都須覺察自己性價值觀對智能障礙者的影響。

貳、臺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單位實施性教育現況

筆者因性教育推廣的角色與職責,近年有許多機會到不同單位,與專業人員一起合作為智能障礙者進行個別會談、與專業團隊進行個案研討、討論性教育教案設計,以及現場帶領性教育課程或是用

自拍教學影帶立即討論…等方式,看見專業人員努力蒐集許多網路上的教案及短片作為教學媒材,期待能夠一舉解決智能障礙者的性議題、減輕父母的擔憂,並且達成主管機關的要求。然而透過一段時間的合作、觀察與討論,深入瞭解身心障礙服務單位內專業工作者實施性教育的實況,發現當專業人員缺乏省思性價值觀及性別敏感度所進行的性教育,不僅無法增加智能障礙者對性議題的理解與應用,反而提供錯誤的訊息,形成日復一日的習慣與思想,造成更嚴重的誤解,甚至把性教育越教越狹隘!

一、性別敏感度不足

(一)進行人身安全自我保護課程,專業人員總是強調「女生要小心,不要自己一個人去」;(一群)男性障礙者聽到「女生要小心」時,紛紛在竊笑,卻不見專業人員有反應。

(二)看到智能障礙者之間有過多的肢體接觸,總是先對身體被碰觸的那一方說:「你為什麼不叫」、「為什麼沒有用力拒絕他」、「你要 fighting 才可以」!

(三)提醒障礙者不能用娘娘腔及男人婆嘲笑別人,要尊重別人,卻以「他/她身體裡面住了女生/男生的靈魂」形容。

相較於男性,女性的確是遭受性侵害的主要對象,但是在進行自我保護宣導時,必須讓智障者理解性侵害不分性別、年齡、身分與社經地位的,要讓男性障礙者覺得自我保護也與男性有關,性侵害會發生在男性身上,不可無關緊要、置身事外。

缺乏性別敏感度的性教育，會強調女性更要有自我保護意識及技能，若發生傷害事件，就表示沒有盡力保護自己，要為性騷擾、猥褻事件負大部分責任的謬論，反而忽視男性／加害人迫害他人身體自主權的違法行為。面對智能障礙者的性議題，專業人員很容易從行為來看障礙者執行了多少性教育所教的知能，用此評估障礙者有沒有心學、有沒有能力學！專業人員卻很少反思自己並沒有從受害者角度去理解障礙者在事件發生當下的想法，同理其選擇與決定，才不至於變成沒有溫度的專業！

性別氣質與性別認同在多元性別向度中代表不同意義。雖然兩者意義不同，專業人員教導障礙者時也強調要「尊重」與自己不一樣的人，但錯誤的知識傳遞，讓障礙者沒有學到正確的知識，反而帶來更多的誤解與嘲笑，這是未給專業人員充分準備就硬上的結果！

二、對智能障礙者性的迷思

(一) 不論是教導男、女性身體差異或是自我保護課程，專業人員大都以「男生」、「女生」來稱呼已經成年的智能障礙者，而未給予符合其生理年齡相對應的稱呼，例如小姐、女士、先生。

(二) 重度與極重度智能障礙者不需要性教育，因為他無法理解，而且也不會對人怎樣。

陳潔如(民100)研究指出，對智能障礙者性觀點的迷思會影響性教育者對智能障礙者進行性教育的意願，其中一項就是認為智能障礙者是性無知的，是終身的兒

童，不足以成熟到學習性教育。身心障礙服務單位都以「適齡適性」來規劃每項專業服務，即是期待智能障礙者得以擁有融入一般社會中的生活技能。專業人員期待成年智能障礙者展現出「大人」的樣子，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成人的詞彙溝通、以尊重的態度及社交方式互動，智能障礙者從周遭的人經年累月學習符合生理年齡的成人形象，必然展現合宜的人際互動行為。例如：協助成年智障者不將自己矮化幼稚化，不用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稱呼志工，改以名字或是先生、小姐等合乎彼此年齡的社交稱呼稱之，提升智能障礙者的自尊以及建構成人的自我形象。專業人員若以成人的態度看待智能障礙者，自然與其互動的言行就會隨之調整為符合對方的條件；而智能障礙者也會從專業人員回饋的行為，學習建立合宜回應的言行。

沒想到二十多年前張珣、葉安華(民82)發現專業人員「隨著障礙程度的增加，實施性教育的必要性也越來越低」的觀點至今仍然還是普遍。專業人員認為重度智能障礙者除了聽不懂，也怕智障者聽錯意思，做出不當行為的擔心，所以性教育是多餘且危險的。美國性治療師 Annon 於1976年提出的 PLISSIT 理論 (Permission, Limited Information, Specific Suggestion, Intensive Therapy)，認為適量的知識 (Limited Information) 提供適當的性知識，解決性方面的疑問。從最迫切的需求開始，並設定目標重複教學與增強；國內學者林純真(2011)認為可以此評估智能障礙者的性議題與環境可能有的危機而需要介

入哪些及多少量的性教育，而不是只因其障礙程度而決定是否需要性教育。再者，若認為智能障礙者無能力學習，專業人員就會因此錯失獲得性教育知能，而無法提供適合智能障礙者性生理與性心理發展的性教育、照顧服務以及保護他不被侵害的防範覺察度。

(三)在上「自我保護」主題時，明明可以表現出被碰觸的不舒服感覺與表達。為什麼出了團體教室的門，兩個人靠得那麼近，卻一點感覺都沒有！他們對身體的需求很高嗎？

身體界線自我保護課程的目標已經設定在「不舒服要怎麼反應」。因此智能障礙者學到的就是「不舒服才反應」。然而身體界線會隨著年齡、性別、對象、關係與個人價值觀的不同而有所改變。專業人員只看到兩人的肢體接觸，不了解兩人間的情感與肢體互動的含意，缺乏用對話去理解雙方對此碰觸的情境與解讀是甚麼。另外，智能障礙者之間過多的肢體互動可能代表著進展到交往階段，而這更牽動家長對子女性議題的敏感神經，希望智能障礙者之間只要一般的社交互動就好。然而智能障礙者和一般人一樣希望被關愛，自然而然會發展戀情，尋找情慾的出口。檯面上配合家長及專業人員的意見，但檯面下正在進行生理主導的情慾探索！因此認同與接納智能障礙者是一個有情感及性欲的正常人，才能依據其需求無疑地為其提供所需的性教育，使其得以此知識有所思考、選擇，進行決定並有所負責。

三、不理解智能障礙者的學習特質

(一)上完課就應該學會，不應該再發生。但上了性教育課程之後，還不是繼續摸人！

相較於中重度以上的智能障礙者，專業工作者尤其認為輕度智能障礙者比較容易學會，更容易理解行為的後果，願意採取好行為並時時謹記在心，在往後日子裡正確表現無誤。然而這是我們對學習的誤解，「學了就一定都理解、理解了就知道會用、而且會在每種不同的情境都能舉一反三的類化、然後自動化的發現問題，自動修正」。想想自己每次在學習新知後，都記住不忘而且知道在工作中正確應用嗎？再想想，智能障礙者學會吃飯、如廁等生活照顧技巧是每餐每天每年的累積才看到成果，但性知識有這樣的被教導、被累積的過程嗎？二十多年以來許多研究(杜正治，民 89；吳勝儒，民 96；童淑華，民 104)都證明智能障礙者雖然有身心特質的限制，但在適當的性教育介入後，仍是有學習成效。

輕度智能障礙者理解力或許會比中度以上的智能障礙者更佳，然而要改掉一項舊行為，建立一個新行為，過程需要許多策略與支持，不能只依靠智能障礙者的認知學習與內控能力，專業人員必須評估影響的因素有哪些，例如他對此事的需求強度、自我解讀為何、生態影響等等。除了教導知識之外，環境支持的策略也不可忽略。此外，他有能力可以做到，但應用的過程中出錯是正常的，我們能給他錯誤嘗試的機會與時間來練習嗎？若始終難以達

到令人滿意安心的程度，我們願意針對他永遠達不到的差距給予持續、高頻率的支持嗎？

（二）演練就是要逼真，這樣他們才會印象深刻

1. 專業人員扮演歹徒，讓智能障礙者演練被陌生人拉上車「拒絕」的動作，專業人員為求氣氛逼真，強力拖拉著智能障礙者。智能障礙者深怕自己被拖走奮力抵抗，顯露出害怕驚恐的表情，甚至喊「救命」。

如此驚恐的學習過程，智能障礙者不易區分這是演練還是真實。日後他再參與類似的課程，先連結到的是害怕情緒而不是學習的經驗：有害怕的人、害怕演練、害怕與專業人員一對一在台上。結果不僅與專業人員原先的期待有很大的落差，該名障礙者課後的情緒安撫、解說與教育若不足，恐怕反而為其帶來更大的傷害

2. 讓智能障礙者演練遇到性騷擾時通報的技巧，專業人員一聽到智障礙說出「有人摸我」的敏感字眼，立刻表現出震驚的神情，眼睛瞪大、身體趨前，用緊張的語氣追問：「發生了甚麼事、妳有沒有怎麼樣、妳有沒有跟他說不要碰我」…。

專業人員或許想要表現與服務對象在同一個狀態或同理，然而對智障者而言，她可能先被專業人員的表情語氣等肢體動作給震驚。智能障礙者從小感受到最多的經驗就是當週邊大人有這樣的表情時，通常是直覺自己做錯事了。專業人員如此的反應不僅無法引導智障者好好的練習表達，反而影響智障者的情緒以及學習意願。專業人員應以冷靜平穩的態度與語調

引導鼓勵障礙者說出他的經歷。

3. 安排平日會欺負人或是有性騷擾行為的障礙者扮演加害者，讓他知道就是在說他！

這樣的安排足見用心良苦，但卻是危險的設計！平日有不受歡迎行為的行為者在專業人員「授權」下，得以在公開的場所表演不合宜的行為，表演結束還可能獲得「演得真像」的稱讚！演練目的就是期待智能障礙者透過模擬的情境能夠學到應用的技巧，這樣的安排反而令行為人更分不清楚這個騷擾行為到底是合宜還是違法，也容易令其他智能障礙者混淆，反而弄巧成拙！

4. 智能障礙者對他人說出不當的言詞，專業人員會當下對其說明不合宜的原因，障礙者會說：「知道了」、「對不起」&「再給我一次機會」…！說畢，專業人員就讓他離開。

服務現場經常看到專業人員苦口婆心地勸告訓示道理給智能障礙者聽，然而障礙者有聽懂，並知道如何做嗎？正式課程裡學的技巧不就是在這日常生活發生時用嗎？「道理」是個概念，智能障礙者的學習盡量要運用多元感官並重複學習，而實際操作就是結合了眼到、耳到、口到、身體操作與心理體會等多種感官的整合。建議專業人員在現場立刻示範並請障礙者做出正確版，如此才能將所學技巧在日常生活中重複學習應用，而不是在「團體教室實驗」。但請覺察自己引導時的語氣並且觀察障礙者當時的情緒，是否適合當下練習。別忘了，要適時的鼓勵與肯定，而且是他為自己所做的。

四、疏忽日常的身教

(一) 為智障者進行身體照顧、進入其使用的廁所或房間時，並未告知或是詢問其意願，就直接脫其衣褲、或是未敲門就直接進入。

(二) 因安全考量，在團體外出時安排兩兩牽手行進，未見詢問智障者的意願，或是讓障礙者練習尊重的詢問對方或有所表達意見的機會。時間久了，牽手變成習慣，不需要問，也不用被詢問。

(三) 有些團體活動像是牽手或是「口香糖黏哪裡」需要碰觸身體，智障者服從指令參與活動，並未提供智障者有彼此詢問或表達意願的機會。

(四) 智障者之間發生非故意的碰觸，例如一方因肢體平衡不佳、認知極重度的特質，行進中碰撞了另一方，另一方向專業人員表達不舒服感覺時，專業人員不斷強調「他不是故意的，沒關係，原諒他」！

專業人員容易因照顧、熟悉以及雙方信任關係，在互動相處上忽略了身體界線的尊重；也因專業人員未尊重智障者身體自主權，影響障礙者對自己身體感覺的忽略！建議專業人員要經常覺察自己的言行是否為智障者建立自尊，並且也積極透過示範，影響他人如此效法。在日常生活創造機會，讓智障者學習對自己身體感覺的重視與肯定。外出若必須要扶持，可改握住對方的手腕。如此更能確保行進安全，再者也能讓智障者區區辨「外出的扶(持)手」、「社交的握手」及「友誼的牽手」間的不同。

五、缺乏核心價值的性教育課程

(一) 教導「自我保護之危險情境判斷」，強調不管熟人或陌生人給東西不能拿、邀約去對方家裡不能去，要說不！

專業人員直接使用網路上的影片或是其他身心障礙單位所研製的教學簡報，作為教導智障者判斷危險情境的教材。這些影片多設定主角是小孩，面對熟人及陌生人的引誘該如何防備的內容，而意圖不軌的一律都是被稱為大哥哥、叔叔或爺爺的男性。專業人員放映完該張簡報或短片後，就會問智障者：「如果是大哥哥／叔叔／爺爺要你……，你要不要拿、要不要去？」，鮮少考慮智障者對情節細節進行更多的補充說明。這種斷章取義、幼稚化、性別刻板印象且缺乏說明雙方關係與故事脈絡的自我保護教學，容易製造出智障者是小孩、男性是危險以及一般人際互動間的緊張，似乎只剩下女性家人給的東西才能拿、才能吃了！此外，自我保護課程一定會教「在外面發生危險時可以找誰求助？」智障者已經會回答「便利商店、警察局」這樣的標準答案。然而對住在鄉村或部落的人而言，便利商店與警察局會像在都市這麼容易就找到嗎？缺乏生態觀點及個人化需求的性教育，無法帶領智能障礙者討論與思考對自己有用的內容！

(二) 用紅綠燈教身體界線，綠色部位是公開部位可以摸，紅色部位是隱私部位不可以被摸。

每個人的身體界線都不一樣，智障者清楚知道自己的公開部位與隱私部位，但只要有人碰觸他的公開部位，令他感到被冒犯，他就有權提出意見維護自己的身體

自主權，無關乎紅綠燈部位。核心是教導「身體是自己的，不論是哪個部位，任何違背自己意願的碰觸都是壞事。」、「即使公開部位可以被碰，但也要我同意被碰才可以」。

部分沒有口語的智能障礙者或是自閉症者，小時候學到用碰對方身體這個方法來表達需求或求助，熟悉他的人當然明瞭這行為的含意。但這行為若隨著他進入更大的社會裡生活，則需有更多合宜的方式表達溝通或求助需求；就算要碰身體，只碰手肘以下，搭配溝通卡片、輔具或手語補充，比較不令人有冒犯感。

身為智能障礙者最重要的第一線專業工作人員在面對智障者的性別議題時，首先面對個人價值觀、社會道德、機構立場以及智障者家庭價值觀等多面的拉扯，專業人員本來就欠缺性教育的省思及專業訓練，卻要立刻因應法規要求，對智能障礙者實施性教育，導致性教育變成照本宣科，甚至把自己的價值觀或宗教教條列為課程內容都未覺察！如同呂芝華（民 94）與吳勝儒（民 96）所言，性價值觀是根深蒂固的信念、感受與想法，很容易回歸原本的喜惡感受，是需要長期教導才能確實調整。因此有計畫且持續的訓練，才能讓專業人員在性態度上有所改變。

參、性價值觀的養成

性價值觀需要不斷地自我覺察或是透過第三者不同眼光的回饋，才有機會看到和聽到他人不同角度的想法，進而拓展個

人對生命經驗的視野。組織如果能有系統且有計畫的提供性教育知能給專業人員，並透過團隊互相檢視，專業人員絕對會發現性別敏感度與性價值觀對性教育課程的影響之大。

一、性教育不是只有性侵害防治、自我保護與身體界線

許錦雯（民 100）與杜耀星（民 101）研究指出，專業人員不太支持依據智能障礙者的性生理與性心理發展，進行教導所需的性教育，例如自慰、親密的行為與性愛層級之表達；為了防範智能障礙者性侵害事件發生，主管機關嚴格要求自我保護在身心障礙服務單位是必須教導的主題，讓專業人員的性教育內容及性別意識因政策主導而被侷限，都使性教育內容逐漸窄化！

2016 年立法院審議通過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及身心障礙個人照顧辦法中

揭櫫身心障礙者與每個人一樣，擁有獲得性與生育健康及全民公共衛生方案之照顧支持的權利。意謂從出生到死亡的每個人人生階段，政府有義務依著身心障礙者的身心理發展，提供學習自我照顧、與他人相互尊重並發展健康親密關係的生活知能。以人權的角度引領專業人員以全面、全人、情感與關係來看待性教育，就如高松景（民 102）所呼籲：性教育不是只教導「性知識」，性教育是「愛的教育」，是在教導健康的親密關係，也是在教導與性有關的價值以及將價值實踐所需的「生活技能」。

二、組織投入的承諾

組織期待性教育有成效，必須先認同「性教育是生活教育與愛的教育」，才會體會專業人員對推動智能障礙者性教育的重要性，積極規劃行政制度以及軟硬體的支持，願意持續投注時間與經費培訓各類專業人員，才能讓第一線實務工作者心無旁騖的投入（黃如玉，民 107）。主管最好能成為性教育培訓團隊一員，與團隊成員交流個人性價值觀、讓全體工作人員對性教育有共同的態度與執行技巧，檢視策略有無性別意識，並且持續調整與改善以回應智能障礙者的需求，才能夠使此專業知能長留在組織之內並成熟。有主管的重視與支持，對於專業人員激勵將會更大，智能障礙者及其家庭也能獲得更多助益。

三、專業人員培訓

（一）覺察自己的性別意識及看待智能障礙者性議題的態度

1. 覺察自己的性別意識，存在哪些性別刻板印象並覺察對課程設計的影響，是否造成了歧視與壓迫。

2. 覺察對智能障礙者的迷思。看待智能障礙者請用成人觀點、有性需求是正常的、他們是可以學習性教育，而且會有效果的。

不論是在日常生活還是性教育課程上，與智能障礙者對話須是專業人員的基礎能力，只有透過生活事件的交流與觀察，才能理解其處境想法的生命經驗，避免將自己的性價值觀灌輸給智能障礙者，也得以設計出適合智能障礙者真正需要的性教育！

（二）訓練的方式與內容

1. 除了講座型態，角色扮演、現場演練、教學影片觀摩等讓專業人員可進行討論交流的實務工作坊安排絕不可少。唯有從實務操作才能瞭解專業人員如何應用專業知能，以及在過程中透露出所思所想所行的價值。

2. 培訓要持續與追蹤。透過訂定主題，有目標產出的課程設計，協助專業人員覺察性別意識、批判省思性別偏見的能力

（三）課程設計的技巧

1. 將抽象意念具體化、化簡為繁、化難為易：考量心理年齡，配合智能障礙者的認知能力將抽象概念用清楚具體、簡單明瞭、條理分明的方式讓其理解，以其日常生活常見的事件來舉例。

2. 運用多種媒材讓課程生動活潑，避免單向傳授的方式進行。但別過度著重變化以及為讓智能障礙者開心，而忽略課程的目標。多種媒材的運用也是讓不同學習特質者可運用多元感官進行學習，並引發興趣。

3. 須將所教的內容在生活中隨機教育、間隔重複學習。但請記得不是在現場說道理要智能障礙者認錯，而是將此視為讓智能障礙者在真實情境中的練習機會，就像吃飯時間學習使用餐具及餐桌禮儀一般。

四、團隊需要有共識，跨系統合作才易見成效

身障福利服務單位內有多種專業人員，如教保員、生服員、社工員及護理師

等。若專業人員具備正確的性教育觀念，在面對智能障礙者的性相關議題時，態度較能一致，在處遇及溝通上也會傳達正向適當的觀念給智能障礙者及其家屬。團隊成員有開放接納一致的性價值觀，較願意真誠討論交流性的議題，探討原因、發展出有效並可共同執行的策略，處遇策略也才能一致，進而有效的提供服務。若發生因價值觀不同而各持己見或孤軍奮戰的情況，就會產生力不從心，彼此無法溝通、互相拉扯、事倍功半的情形，對智障者的性議題更難以處理。

價值觀是教育的核心，在教導智能障礙者性教育之前，專業人員應先省思自己對性的認識與態度是否正確。若缺乏自覺，或未能有旁人的協助檢視，專業人員很容易陷入個人片面式的主觀，易因錯誤的態度和方法作了不良的示範及指導。覺察自己對性教育的價值觀，並學習性教育專業知能，以接納、真誠的態度處理智障者對性的疑問，進而設計性教育活動，教導智障者學習適當的性知識，才是性教育成功的重要關鍵。

（本文作者為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長室專員）

關鍵詞：智能障礙者、性教育、性價值觀

肆、結語

參考文獻

- 杜正治 (2000)。台灣地區國中及高職智障智障學生性教育教學成效研究。特殊教育研究學刊，18，15-38。
- 杜耀星 (2012)。公立教養機構工作人員對成年智能障礙院民性權益與性照顧行為意向之研究。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林純真 (2011)。PLISSIT 模式應用在心智障礙者性議題之啟示。臺灣性學學刊，17（2）：53-68。
- 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論文。
- 吳勝儒 (2007)。特殊教育學校高職學生性教育實施現況與學習效果之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博士論文。
- 高松景 (2016)。全人性教育的挑戰與展望～統整教改新興議題的全人性教育。臺灣性教育學會暨台灣性諮商學會「臺灣教育改革失落的一角～全人性教育」聯合學術研討會，8-21。
- 陳宗田、林燕卿 (2006)。啟智學校教師性態度、性教育實施現況與進修需求研究。臺灣性學學刊，12(1)：1-24。
- 陳潔如 (2011)。關懷身心障礙者的性教育及性健康。樹德人文社會電子學報，7(2)：31-41。

- 許錦雯 (2011)。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教保員對智障者實施性教育之現況調查。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如玉 (2018)。準備好談性了嗎？智能障礙者性議題的挑戰與因應。心路基金會，71-80。
- 童淑華 (2015)。性教育課程介入對成人智能障礙者在性知識與性態度影響成效之研究。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珣、葉安華 (1993)。有關智障者性教育問題之意見調查。中華民國公共衛生學會雜誌，12(1)，70-83。